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六十四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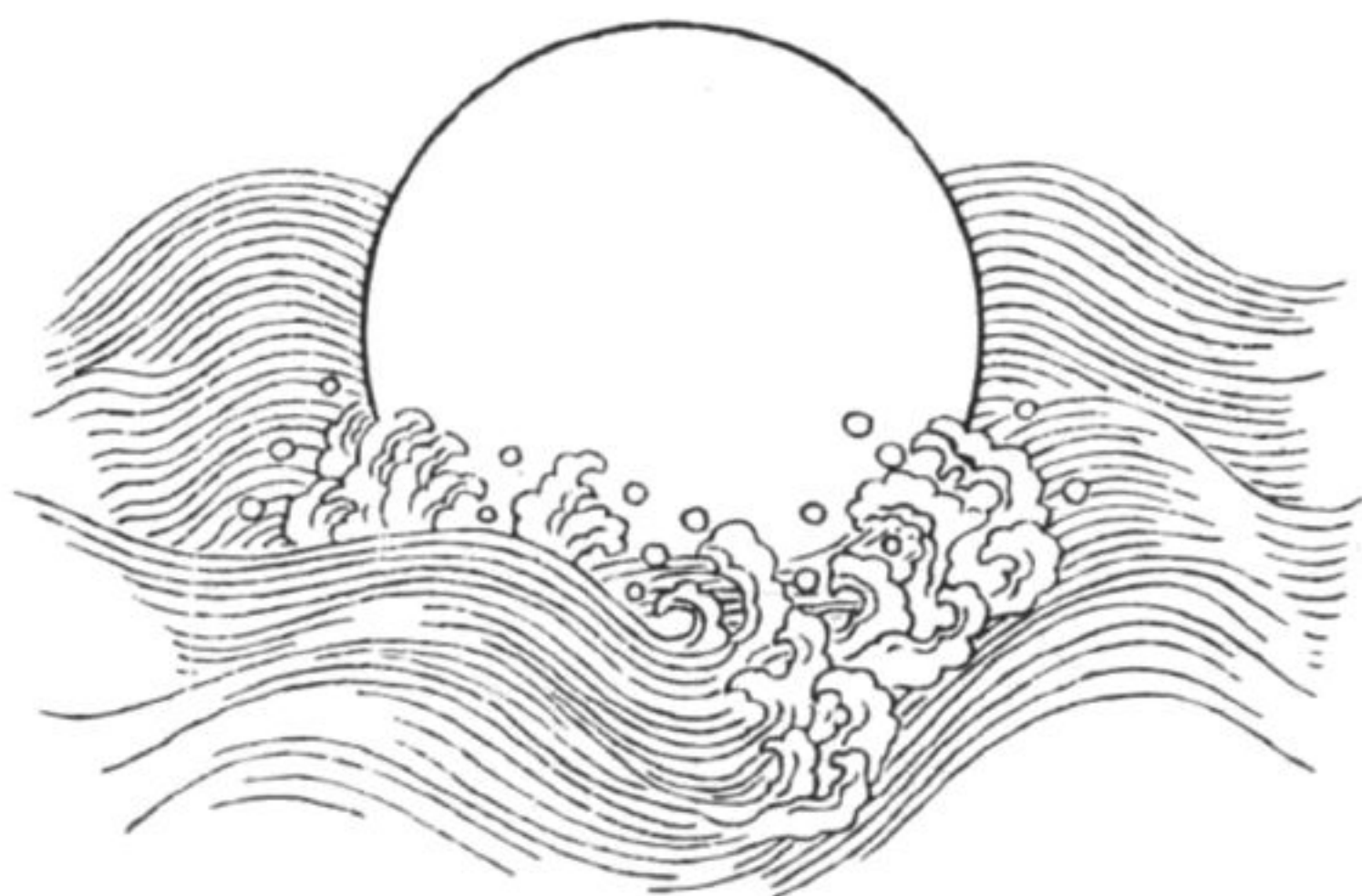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六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王錫爵 著

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

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師尚書建極殿學士王錫爵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敏校梓

六部堂上官

啟僕所以去而復留者專爲

立一事故慮不容不深今二三年之旨屢申而皆以羣小激怒爲詞則目前事機之難動明矣就使力爭而得勢必將待來春舉行則必於冬前啟口以大事博一擲耶僕適與二閣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察議欲於數日間先請

召見不可乃請

對立大約以交冬春典宜預則言之有名

上亦難以見格若渺莽如故然後舉朝相率而爭之死生去就可以無愧萬一不能少待匆匆激忤則其勢更不可收拾僕雖以死謝諸公亦何益國家之計矣敢煩翁一傳鄙意于貴寮孤臣赤心想必爲同志所憐也會愁病相迫不能躬詣奉告代布草草惟亮之

顧冲菴總督

昨蒙

召見

天容睟然

天語翩然弟止奏得

立一事項蒙

首肯連上四揭催

九廟神靈或有相助

人之量我否也東正

事若遽召經略而責督撫以歸束亦無大難但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二

志羣少年又疑事體弄壞借人擔擔只得且緩其詞擬旨勒候盡歸耳閣中原假便宜下區外其力量事體不過如此而弟非敢有所避也

周衛陽司馬

僕幸得

天顏一睹

儲宮大定無疑而昨日又奉

御札有不可下同親王之論即如是將來兄翁可以安枕矣但所苦傳買多費弟隨有三揭平

之請以部臺諸公苦勸爲大典將順而止第一
日不去一日不敢逃責矣

鄧定宇侍郎

前使者發後生固已日夜虞大疏之復至也太
夫人健甚此實得於洪丈即洪丈且欲挾太夫
人一相屈而生豈得無引領乎今此望遂已無
可言者第請就來教質之丈謂橫耳所聽無違
順橫心所念無憎愛此兩言者得非孔子以上
事乎今丈之學術其已至乎未也僕不敢知若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三

自審未至而必待坐破氈柳生肘之後即心
佛而方試之則孔子未耳順踰矩之前終不可
以從政乎孔子沒而三代之後士遂當泰越視
世患乎且丈之稱曰避賢不識所謂賢者賢于
丈之賢乎何吾丈自愧不若孔子而目前世人
擾擾孔子之何多也僕以爲祇此人我分別想
已墮入違順憎愛中矣老文學之言是一說而
有如世不可待身不可待俵俵然懸遠期抱空
券而謂人曰我將以有爲也俟河之清人壽其

爲言昨日蒙

上乃見輝亮以誠而大計猶似未決適洪丈見
戲謂不知定宇處此更有何作用耳從此德音
日遙萬萬爲國爲親自重

梅衡湘巡撫

捧教知今年貢事較精采人之相忌不早用公
於遠豈知正所以成公也貢馬旣高壯盍就此
講求餵養之術使馬不損軍不困一旦更得其
用耳僕頃蒙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四

召對之後

上欣與往復問答數四其詳不可外傳乃知
冊儲猶豫之故不老無疾一言毫無他意而羣
少年睥睨兩宮一毫不着則有以閣部院異同
之說別生事端而不知其愈巧愈拙也兄亦可
以無憂疑謗矣

劉和宇詹事

僕雖名綴首揆齒摘下游乃其中千芒萬刺曾
不得如農夫野老一飽一卧之安惟是骨肉聚

祖遺朝夕而家故又爾爾歲行盡矣萬里未
之人愚母子相對飲泣不暇何暇言國事哉
主上明聖幸得一召見而其所感動止此然亦
喜將來

國本定無他虞惟內外漸多事爲參政他日憂
耳

李漸菴總憲

危言狂論喜名釣奇此原非吾事但其中要認
得真與不真徹與不徹耳朱考功好名而徹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五

李定武負氣而真者也僕親之重之知其必惜
原必顧面不諂不貪不險故足任也此間
顧兩吏部雖去僕終念之皆有本領末路必
不墮落者我輩今日爲國須作養此未彫赤子
高明裁之

董潯陽座師

方今人情鑿空杜撰以不肖待人則九天之上
九地之下無不蒙致疑者其求全責備以聖賢
望人則堯舜所不能謀責育所不能舉無不蒙

晉過者而抑又有恠中之恠焉夫疑之以不必
疑則信之以其所可信可也而

上之口傳不信手札不信則閣臣豈有此飛天
使鬼之術責之以至難之責則任之以至重之
任可也而一批駁謂之爭權一主張謂之生事
則閣臣豈有此左圖右方之才嗟乎苦矣乞骸
疏已草成會

上忽然召見且許先行

預教之禮小子見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六

儲位大定以此又隱忍少住耳李見羅三請而
後見允此

聖主之明門生何力之有許敬菴誠如師教方
今海內真朋友其駸駸得地可託安危者幾人
王弘陽雖嘗見忤而其人才守卓然不敢不亟
稱其善但不知在浙行事何如苦冗不能細及
惟我師亮之

李及泉巡撫

擾擾經年幸得

對面小疏初入聞

勤忻然發票會臺省救章入竟成遷怒
三改此皆

會極門諸司歷歷共見者前此無不皆
吾臺以爲生等心跡至此方明乎教中紛
紜浮議真如太虛浮雲以生言之奚啻浮雲真
黑風鬼怪耳

王對南相公

敬天之幸青宮出講此實老丈手繅絲緒以付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七

人似已別無可慮目前獨有東侯之議極其
文離大都在始太勇後太怯聞外聽于閫內畏
議論甚于畏倭此聚訟之所由起也教中甫大
雷小馬疾轡鬆洞然如見矣比來閣臣輕塵弱
草人皆思以撼之即如劉詹事何攻之急而詞
之煩一至于弟之知詹事實不如老丈之深
然使此議發于翁則人必讚服奉行當不至動
相詬罵至此也

鄭崑巖巡撫

此者不佞拮据上下間唇舌且乾肝膽欲碎蓋
不能不及前輩什伯之一而事之難處萬萬出
閣雖成傳買之命又下矣

主德之憂豈獨在國本之未定哉山左之患總
關元氣適與戶兵二老言之皆蹙額無措教中
所請約三萬金此則或可處耳班軍當免久悉
亦已商確再三不獨該曹無肯主行即邊臣亦
復有異議者會更擇議以報也

彭魯軒御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伏惟公臺憂國因以出講事定爲慰顧此未足
慰也乃不佞微叩
上指止法

世廟了無他意而後食始能下咽耳

聖主心跡尚爲哆口所疑而不肖安所逃謗又
安所微功茲重枉公臺爲之擊節而愧汗且淫
淫下矣朝堂喧闐誠非盛世所宜有不佞第不
與之爭是非而與之論綱紀今啾啾少定以此
左不愧公若主張他事闕失更祈公之見教也

陳南濱御史

生頃侍文華侍讀班而出

皇長子儀觀偉秀舉動詳雅且英資敏悟一出驚人而

上復於宮中親圈課做慈念藹然乃知

冊立濡滯真吾黨激之耳比有人云建言不當分別一分別便惹是非此則是率天下而趨避寬捷徑也六十老人不能更作此誤國之語吾公其謂之何握手在邇諸留面悉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七

曹嗣山兵道

近者出閣之事乃

明主自以父子至情假口札于不肖而不得屬以煖閣一召遂爲世所指目今低頭入守雌法門而吾臺無所復望之矣

黃儀庭尚書

蒲輪未至日夜搔首以盼而何意門下更作遲句然雅志有在生等不敢再向使者前作兒女叩囁態今大疏上矣而

明主畢竟忘前忤趣

語益急此實天扶世道非特生等二三兄弟之私快也

吳小江司馬

往門下自南中請急歸也蓋維摩示疾意固有在而述微詞遽使廟堂不覺入其環中今星光耿耿照人而尚欲久恬雲卧豈可得哉不佞初出山所推轂三人而其一聞已向衰其一頗不悅于新貴用事者惟門下純金粹玉萬口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十

王家也

溫旨既出理無反汗惟鑒之

黃麗江御史

通浙中有談山陰毛令之政者以爲古循吏又有談其鄉行者以爲真古醇儒二年不通一卒於座主僕陰識之不識高明此子何如人也又會稽有一士夫周應中太僕稱其清操正氣不容口若果爾雖卑棄何惜破格

一薦又不肖前啟以沈太僕季山爲託不識曾
意否恃雅敢附及之

李臨川參政

謬悠再出因感世風貪競如火之災竊計方今
必獎得真廉而後可以懲貪拔得真隱而後可
以止競然則老丈之一推關係豈淺鮮哉竊謂
處老丈之時則業嘗委質爲臣有東西南北不
可逃之命而年未及懸車官不逾舊秩以官爲
寄以吏爲隱未必不肖等餘羶遂能相漫也勉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十一
之一行冗遽草此以復

王泉臯巡撫

蓋鄙人再入都而所嘗傾蓋清方之士間頗爲
陸太宰屈指數之今其人定何如哉吾道不孤
已儼然見門下秉鉞而西殊恨風萍寡緣有鄙
吝復生之嘆耳使來伏奉長箋獎藉謬悠一身
人情墮淵加膝其懸如此禔身致主瞻略不効
何辭以謝君子聞之故老不言之言無事之事
千勞百結會當自解門下請以此術試嘗嘗虞

而不敢比亦知翻然從事於此則尚可支離
習氣固之終不可化也幸教之

徐龍環給事

運軍之苦生死已聞之會有傳沈郎中整頓一
言稍稍蘇息者茲奉來教乃知法外奸罔何所
不至即當與該曹如議奉行也

趙南渚巡撫

屏遁之濫已極若鄙民敢撓臺長之執法豈可
不一駁正方今士風止爲解差大臣休休二字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十一
以爲不論是非皆當直受不佞殊不敢謂然要
如劉公之事則又可笑而不足怒也

李碧筠侍御

爵往見敝鄉小官得選滇中則徃徃動色相慶
可見遠方樂土易爲吏公臺不惜任怨一搜剔
之此去莠全苗善政之大者也獨苦貢金再奉
農官生等薄力僅得減五分之一殊有愧於左
右耳幸相機圖之

田東洲巡撫

每事於簿書舊套之外釐刷井井敢不奉
令場選法縱有小出入不得不爲安邊曲處
至於倉官既欲久任則須着意優恤而常俸不
可得加不識以何優之此輩窮官倘久任無出
頭之日而清廉無破格之處未必不化而爲武
弁也幸吾臺再思可少設官而多加俸否外新
定官馬罰條確不可易併此附復不備

梅衡湘巡撫

公之料事多中僕深服之但如近事亦止是格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十三

面伎倆而公比之魚水之懽則誤矣且喜得公
處展驥之地揚眉任事不憂其他也自古未見
有警馭夷於養鷹者公之力至於飽能使之飢
乃真作用耳外周李二公推補事宜謹領教矣
顧冲菴總督

古稱荒政之難蓋莫難於兵民襍糅之地此着
不得一分麤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弟
初聞雅論欲通融自處不煩解官意雖違之竊
恐頭緒多端急難措手今得大教如古人畫宮

於堵願指如意天下更無難事矣諸省適奏到
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煮粥爲第一義不佞竊頗
心疑之人之朝暮飢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
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吾兄自謀之暇倘更有
餘策可賈人否

李對泉巡撫

此亦見計曹窳感之狀稍慰藉之使毋惜小費
以誤大事而屬以四面請求其勢愈索故不忍
再強今門下指引勅書鹽課爲言合當相與力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六

十四

彭魯軒巡按

昨於司農造船疏中擬批再議權宜之策蓋專
指改折一事也而該曹慮專國計怯於主行茲
得公描寫淋漓譬同舟之人篙楫並拖庶或有
濟耳公何乃自謂去年停工之議無當以生言
之使四十萬金早費於此今年又不知作何狀
也民窮財盡將來斷爲可慮以此決計盡撤東

兵且事根本高明謂何

趙南渚巡撫

頗聞占象家言中州荒亂未必無事當預物色
長才異能之士以待緩急而目前未見其人也
如何天下有心人方料理天下事便中希不惜
嗣音

陳南濱御史

承教使人寒心慘骨地方事勢如此有司殿最
豈可只悠悠照常公臺既有此大議必當先題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五
行若附于復命疏後則似緩而不切矣公
臺自是天下男子必不可爲之軌法避怨也

陳南濱侍御

語云善均從衆今言散銀便者十三四言奏粥
便者十六七則宜何從兩令之事果真天亦當
誅之會便即當傳達彼地方時勢至此非重法
不足示懲也開礦議此亦中丞力爭以爲不可
者觀吳指揮稟帖可見公一紙書賢于十萬甲
兵今亂民尚可化而朝中賢士大夫不可化柰

鍾文

鍾文陸光祿

公此行單車數千里兼道而馳蓋勞甚矣鵠形
思西羅于前而揭竿斬木之徒伺其後亦甚苦
矣乃
主上儼然以百億元元之命寄之其殊隆鄭重
信他遣生知公之踴躍于行而亦知公行後
必將化疵疢爲太和銷甲兵爲農器也惟
數十萬餘金即時散盡而且次第由親及疎人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十六
人果腹大儒餓殍之力豈小補哉生頃聊假捐
俸爲宮中募緣疏引而不意其事果諸令速發
速賑已十分出望外公自此亦當內顧根本外
防徐淮等處之援例以義裁恩而行可也

鍾文陸光祿

承教郊令之貪冒真天下無心肝人
明主赫然詔逮所謂聖人之勇一怒而安民者
也聞地方天澤人心十回其九此公臺俄頃之
初夫即死微甚無量也

鍾文陸光祿

示示二令不職狀具見風裁會更禁嚴如此體所參陳令賊數且及格矣而禮官方新行重職之令日後有庸猥如張令者恐亦不當槩擬以款也此飭吏治塞倖門之第一義耳惟公臺留意

陳南濱御史

承諭吏治賢否混淆誠然誠然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也原武令既審知其冤縱事已前決不主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再與仲叙若墨吏私罰贖以充囊縱奸積如止而稍假搏擊豪強奔走期會榮名美秩皆歸之矣茲幸公與趙中丞從實整頓一番爲元元造福不勝幸甚

鄭崑巖巡撫

適司農喜色相告謂東省人心大安而聞之趙司寇登萊一帶尚枵腹嗷嗷也來教賑貧民防亂民及區分各郡銀米等事可謂良工獨苦生昨因河南直指來別勸其目前且停止籌書專

不謂偶觸門下同然恨不得遂借台錢以雨藩耳據趙孫二司寇斷謂賑不如蠲主官親見賑之無益斯恐門下別有術如委託得人未見果無益也抖擻精神掀翻窠套其中更當以不擾爲權輿而精采佐之適朱公祖書來謂浙直羣少乘倭沸亂之志其事已發據此景象謂當事不當早發而必求臬可汗斬樓蘭則不肖所不敢任已

曹仰筠御史

主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淮陽之民貧已徹骨茲重之以災沴爲虐而河工海戍紛紛未已此安得不爲深計也承示蠲賑疏草敢不奉行輒此附復

李桂亭給事

大疏已特旨下部矣蠲賑自當從優但適又見外議謂蠲恩不及貧民賑濟止於朝夕謂必當寓賑於河工而河工若加派于民是又助災爲虐矣幸高明裁之

沈玉陽巡撫

或謂便宜此本部議而通之於卹貧之中寓勸
如之術筭至此真無遺策矣但聞貴部雨澤尚
恐二分貯倉於空手待哺之民亦尚未給不
知天意竟何如人情竟何如耳

鄭崑巖巡撫

承示三不如賑之說果然第煮粥亦須有次爵
親見監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纍纍相藉或謂飢
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場不宜寫遠今有司
能精心及此乎比見廬掌科自貴部來稱道梗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一九
已通皆門下指揮消弭之力且時雨露洽天亦
助順自此可望太平矣

許益齋巡撫

長所見略同該曹已即日議行矣
第限以五十里建廠則飢疲仰哺者恐不免奔
命之難而民間見有司急米或故昂其價反爲
畜資不識更有便宜可展轉無礙否

章念清御史

比者水災倭患交棘議卹議餉紛紛矣大疏警

陳洞如指掌真

修省之助先是部議已留漕糧十三萬石
以備餘羨欲留治隄之用寓賑於工而兵餉則
亦之及也蓋頗聞釜山倭耗漸次入海目前未
必能遂南當事者因姑爲累黍惜費之計而不
已增之兵不可遽減應補之餉不可終負會
亦富多方酌處以報耳先是鹽官更議時僕固
已私爲選公言政體未一恐有志者必不樂就
今不意兩公果稱病矣即如來議非大改創一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二

胡葵南知府

放賑之命不惟爲事擇人且爲人擇地固知公
雅能辦此

九重聽卑業不靳數萬帑金發棠之請豈嫌再
三主計者已先爲奏捐八萬雖不能盡濟燃眉
投醪飲河要在公善行德意耳

張仁軒巡撫

羣盜蟻聚則爲賊鼠伏則爲人門下不膠一見

之在文武之間宜乎用力省而其効速也就
反側未靖散而復合此恐必有奸雄挾飢民
爲亂者第鈎致一二誅之而衆且自輯譬之治
絲得其緒而理矣發賑之命此時想已久聞又
會耳霖與

主恩並霽無非門下至誠所感而特不識有司
奉行虛實何如耳幸詳示之

郭希所巡撫

大抵流民最難處之則無所仰食驅之則更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主
主亂此向來舊事者千開羅放羅之間處此
未得其平惟高則新其間則幸矣

趙南渚巡撫

獨折疏草即當與該司議行矣外示王中丞東
修至行游刃通才生久知之入都後已歷薦饒
銓諸公間未見有首肯慨然推轂者蓋悠悠海
內皆私其親人情或以此見疑而不知此公一
向未嘗交一書未嘗及也茲得門下片言表章
其重萬倍抑亦使人知不肖器才每在形交之

言見信耳中州尚聞有張許東孫常山其
如可備物色否

孫月峯司寇

伏惟朝望表表向所以屈分陝之任者自爲長
公遠嫌耳茲復何辭教中賑不如蠲之說不佞
自五年前言之而恨未嘗特拈出無田不荒之
說今幸台駕且至明目發揮一番計臣必當有
悟也且俗諺稱富家爲從容貧者爲急迫太是
有味今之紛紛知責通無益而勢不能通計三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六
主
十年之盈縮大抵皆以急迫故也我丈既有真
見何不單題一疏爲百億元元造命乎力疾附
復不次

張仁軒巡撫

門下之請亟矣該曹據稱先覆桂掌科疏已擬
恩澤數浮于來教之外似可無容別議陳仲弓
爲吏不問盜賊而問骨肉相殘于今復有此人
否

叻主方下安民之詔幸門下以實行之

孫東瀛織造

商民力竭矣門下之力亦竭矣間者生等亦嘗具揭懇冀仰分萬一之憂而寬詔未傳乃來疏疏唏慘怛究盡商民之疾苦此真感天動聖之一機耳生向者但知民苦不知商苦今展轉相累勞且奈何門下爲

主竭誠盡計久之必自能上通不可更着一身爲名心知難而遂止此則區區私望也

王叔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王叔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王叔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李及泉巡撫

經紀草乃東南百億元元命所關今順風而吹託蔭而庇安敢不盡力適聞王掌科又有疏可見人心同然仁人君子即以此蒙畏狗之疑不肖亦且相爲甘之矣

李及泉巡撫

負者賑饑之事生等聊假捐俸游說

上前不意其事竟成此蓋九重德意先定何敢

小天地也吾臺開府地近自不同外臺第恐此一開則南九卿各監司安得宴然今定歸之以省解運煩擾幸台亮中外紛紛如此生之許思乃辭罪也何煩置齒頰哉

陳南濱御史

賑事且報完矣而公之以便宜設粥爲貧民續此一念實心不知活幾萬人努力成之太幸也保留疏尾一段灼中吏治膏肓不佞往於戊寅大察時不敢行卓異之賞蓋今有實見實聞王叔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王叔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王叔文公文集卷二十六

宋桐岡經畧

東征事緒至今報而十竟八九矣第西浦之後其情形似尚在順逆間渠若必欲坐而挾貢則兵端方始即中諸少年有異議者其意恐倭未盡退而翁遽還朝嫌卸肩太早慮有後變此則似爲有理二萬兵留守目前尚不駭聽若更無咸撤之期則兵心久而將動且使朝鮮歲歲爲一萬人東道主客主俱不安矣請更裁之愚謂